

读懂父爱

■ 吴昆

小时候
 父亲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父亲用强壮的双手
 帮我清理前进道路上的荆棘

长大后
 我走在前面 父亲偷偷跟在后面
 我尝试着搬开堵塞道路的磐石
 但它却纹丝不动
 这时父亲双手
 已经有些苍老的双手伸了过来
 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帮我推开障碍
 然后默默离去

现在
 我在前面走着儿子跟在后面
 可是父亲
 却已经不能再陪我走下去了
 我也成了父亲
 走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
 然后我懂了父亲
 懂了父爱

沉默

■ 陈海金

沉默的时候
 父亲将心事吐成一个个烟圈
 圈点母亲 圈点孩子 也圈点了我
 老屋的心 便柔软成一缕炊烟

沉默的时候
 父亲将话语交给一把锄头
 述说田野的墒情 日子的温度
 也述说云卷与云舒 土地的心
 便碎成阳光的颗粒

沉默的时候
 父亲将爱浸成一个背影
 刷新荔枝 刷新玉米黄
 也刷新了稻花香
 季节的心便呈现缤纷

沉默的时候
 父亲将自己弯成一座拱桥
 静静地看水中月
 缺了圆 圆了缺
 缥缈成谁
 粘满笑声的童年
 然而跨过高山 跨过大海
 我的心 竟跨不过这小小的拱桥

乡下的父亲

■ 张宏宇

父亲在乡下住了一辈子
 却用汗水把我送进了城里
 我住上了城里的高层
 想让父亲也体验一下
 上上下下的居住感觉
 让他呼吸呼吸城市的味道

父亲却无法习惯城里的一切
 总是对我说太吵了
 更多的時候
 父亲喜欢带着孙子
 在绿化带看草长看花开

父亲在城里度日如年
 其实他知道父亲很孤单
 不如在乡下充实
 要回乡下
 时常挂在父亲的嘴边

父亲终于在城里憋出了病
 不愿意出去只喜欢把自己关起来
 看着父亲呆滞的目光
 我仿佛做错了事情

父亲回乡的那一天
 起得很早特别兴奋
 当车到了村边
 我看到了父亲久违的眼泪

那一刻 我明白了
 父亲是属于乡下的
 走得再远 也无法移动他的根

作家笔下的父亲

■ 杨逸

作家笔下的父亲，千姿百态。朴实的父亲，似一汪清泉，滋养着儿女的心田；严厉的父亲，像一把标尺，规范了儿女的言行；智慧的父亲，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儿女的人生。

朱自清乘车北上读书，父亲“怕茶房不妥帖”，决定亲自送行。在车站，父亲与脚夫讲价钱、为儿子找座位，无微不至。这是朱自清在《背影》中描述的父亲。

为了给儿子买橘子，父亲“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父亲这背影，让儿子“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而在朱自清的《冬天》里，父亲与儿子们围坐在桌旁吃火锅。“‘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夹一放，做儿子的看了个仔仔细细。

贾平凹在《酒》里，讲述许久不喝酒的父亲，为了开导遇事不顺的自己，特意买了瓶酒，买了包酱羊肉，与儿子聊天解闷。

父亲“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彤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



长长的烟袋杆，竹制的，多年来，因岁月的浸润，变成暗红色，仿佛充满了古旧的时光；铜质的烟锅，也由紫红，烟熏火燎成苍黑色。那些年里，父亲每当吸完一锅烟，总会习惯性地抬起左脚，将烟锅在鞋底叩击几下，倒出烟灰。那时，日子贫穷，父亲穿的鞋子是母亲做的，鞋底是硬邦邦的“千层底

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

这次与父亲喝剩的半瓶酒，贾平凹将之“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许地山的《落花生》讲述了一家人过花生收获节的情景。在父亲的提问下，兄妹们对花生的好处各抒己见，最后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出来才知道。”

父亲教育子女们做人要有

花生品格——要做对别人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他人无益的人。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之下，许地山逐渐感悟到落花生的价值。不追求外表华美而重在实用，这种价值观深深影响了许地山的人生。

新加坡作家尤今在《背后那双眼》中，讲述少年交笔友时，父亲从中阻隔，这成了她心中很长时间的疙瘩。等尤今终于意识到“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如同照明灯一样，为她照亮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时光已一去三十载。

父爱是无言的。有人说，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无论何时何地，感觉到了，便是你一生的欣幸！

“敲打”的人生

■ 路来森

”，所以，每次叩击，总会传出“梆梆梆”的声响。母亲听到了，就会说：“敲打什么啊？”语气里有一种厌烦。父亲只是笑笑，下次，依然固我。那时，我望着父亲，觉得他似乎很喜欢这种“叩击”声，或许这种“叩击”，能舒缓他的疲劳。

敲打，是父亲的一种习惯，是他“闲不住”的一种表达方式。

下雨了，这雨，也许会缠绵绵绵地下上几天。父亲先是坐在堂屋里吸烟，一锅锅地吸着，一边吸一边望着外面的落雨，若有所思。看上去有滋有味。烟，吸足了。父亲就将家中的农具找出，锄、镰、锨、镢，耕地的犁耙，收割的镰刀等。一样样地摆在堂屋的地面上，做起了维修工作。锈钝的，磨抢一下；退棹的，敲打一下；破损的，修补一下；他的身边，总是放着一把锤子，不停地敲敲打打。梆梆梆，或者喀喀喀的声音，在房间里清脆地响着。雨天里，母亲常常会躺在床上睡觉，借以消除连日劳作的疲劳。听到父亲的敲打声，她又会嘟囔了：“敲打什么，烦死了。”父亲只好暂时停下来，点上一锅烟，吸着，若有所思。可不久，敲打的声音就又响起来了……

因父亲的“敲打”，我们家的农具，是全村最好用的。左邻右舍也因此常常借用我们的农具，

归还时，就会当着母亲的面夸奖几句。每在此时，我的母亲就笑逐颜开，乐滋滋道：“他爸爸就这点好，勤快。”

大集体时期，麦收秋收，父亲常常被安排在场院中工作。场院，是生产队晒打粮食的地方。场院里堆满了收获的庄稼，还有用来碾压、晒扬的各种农具，比如，杈、笆、扫帚、扬场锨、簸箕、推车、碾拐子等。守护场院，需要细心、人勤，生产队大多找那些老成持重的人。同时，劳动强度也大。一场紧张的劳作后，要休息。大家便聚在一起喝茶，或者打打牌。父亲是从来不打牌的，他习惯性地吸上一锅烟，然后就开始寻找那些用坏了的农具。于是，一场“敲敲打打”又开始了……母亲也常常到场院中去，每当看到本应该休息的父亲，却在敲敲打打，为生产队义务维修农具，就会说：“老东西，就是累不死你？”话语里，是嗔怪，是心痛。父亲，把集体的日子，当做自家的过。

如今，父亲已八十多岁了，双手哆嗦得厉害。吸烟，都是母亲替他将烟丝装进烟锅里，吸完后，再替他把烟灰叩掉。每至此，母亲常感叹道：“你爸再也不能敲敲打打了。”语气里，是遗憾，是悲凉。

父亲听着，哆嗦一阵。我，几欲泪下。

等父亲回家

■ 翟杰

这是父亲离世后的第20个父亲节了，七千多个日子里，今天我第一次提笔写下“父亲”这个词。自从父亲离开后，我对“父亲”这个词一直都敬而远之。我听不得别人这样称呼自己的爸爸，我自己也没有勇气喊出这个词语。不是怕心疼，而是怕喊出来之后，他找不到自己应有的归宿。

那年冬天，天气冷得出奇。那天，父亲骑车去走亲戚，路上遭遇车祸，一去再没回来，这个从天而降的灾难让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陷入了无比痛苦的深渊。偶尔，我会问整日以泪洗面的母亲：“妈，爸爸永远不会回来了吗？”母亲叹

一口气，说：“你爸爸出远差了，正往回赶呢！”我当然知道，母亲这是在变着法子安慰我，可正是这句难以让人相信的劝慰，使我悲痛的内心稍稍有了些缓解。没有了父亲的生活是痛苦的，也是难熬的，母亲用极其孱弱的脊背支撑起了这个家。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借钱开了家小卖铺，早晨不到5点就要骑着车子去城里进货，我不只一次地听到别人为母亲介绍别的男人，但他们总会遭到母亲的断然拒绝：“孩子他爸爸还要回来的。”而每当我做出些许出格的事情时，母亲总会对我说：“孩子，争口气，你爸爸回来看到咱们这样会很难过

的。”

是啊，父亲生前不是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吗？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我这个样子岂不是会很伤心？于是，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和母亲好好活，决不能让父亲失望。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努力，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已经成为了一家超市的店主。看到我每天都忙碌在超市的生意之中，母亲总会欣慰地点点头。然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而垂头丧气时，母亲又会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莫灰心，等你有出息了，你爸爸就会回来

看咱们的。”也正是这句话，一次次点燃了我生活的激情。

又是一年父亲节，我站在父亲的遗像前，泪在不知不觉中滑落下来。在晶莹的泪光中，我看到父亲笑了，笑得那样安详，笑得那样欣慰，那一刻，我感觉父亲真的回家了……

日月更迭，斗转星移，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二十年的岁月蹉跎，一直以来，我们将“等父亲回家”这一心愿，化做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动力。我知道，只有全家人积极向上、幸福和谐，才是迎接父亲回家的最好仪式。



有一种爱，崇高伟大，博大无边；有一种爱，虽不明显，却与你形影不离；有一种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一种爱，无言且是严肃，一生一世忘不了，那就是宽广无边的父爱。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父亲用他那坚实的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用他那宽广的爱为我们撑起一片天。可随着羽翼的丰满，当你屡屡顶撞父亲之时，你是否注意到父亲那已花白的双鬓、日渐佝偻的脊梁。也许你与父亲一样羞于表达爱，那么，请拿起笔来抒发对父亲的敬意和对爸爸的爱，同时请你你对父亲说一声“爸爸，您辛苦啦”……

——编者